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is a dark, atmospheric illustration. It features a jagged, metallic-looking mountain peak in the upper left, a stone wall on the left side, and several large, brown, autumnal leaves in the center. The overall color palette is dominated by deep blues, purples, and browns, creating a somber and mysterious mood.

走出边缘

特区前卫长篇小说系列

张黎明 著

海天出版社

· 特区前卫长篇小说系列 ·

走出边缘

张黎明 著

海天出版社

主 编 李 青
副 主 编 宋 城
责任编辑 杨宏英
封面设计 王晓珊
责任技编 卢志贵

特区前卫长篇小说系列

书 名 走出边缘

著 者 张黎明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路南海天综合大厦

邮编 518026

印 刷 者 深圳大公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240 (千)

版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8 年 1 月第 1 次

印 数 1 - 5000 册

I S B N 7 - 80615 - 730 - 1/I·188

定 价 15.60 元

引子

谁也说不清这片古老的褐色土地，这两条交叉的窄小十字街，这一条弯弯曲曲艰难地向大海爬去的小河里埋藏着多少往事。死去的人带着他们的故事走了，许多活着的人虽然不曾忘却过去但也极少说起那些与现在相比显得多么微不足道的陈年旧事；另外一些被生活压得无法喘气的人压根就不知道也找不出多余的时间去探究这些与悠久和漫长比起来不算什么的东西。

1996年的夏天，说是有一个大公司要改造老城，于是那些一间连一间的店铺在限定的时间里搬得空空荡荡了，接着许多很有力气的建筑工抡起大铁锤或者大钢钎，一点点把它们拆得只剩下横七竖八的几根钢筋，往日那幢老城最高最坚固的炮楼也只有拆空的一个壳了，它有点儿歪斜却仍然孤立在一片残墙败瓦之中，一副不甘心就此倒下的模样。

活着的人都从旁边匆匆忙忙地走过去了，有显得很乏累的，仅留了一点儿精神吃饭和睡觉；有显傲慢的，眼睛不屑看这一点点支离破碎；有显无所谓，反正不是拆自己的家就行了……

这一天，报纸刊出了老城拆建的消息和照片。

清晨时分来了一位像是晨运的老人，他背着手慢慢地在瓦砾之间走来走去，绕了几圈才停下，坐在一块倒塌的土墙边，眯缝的眼睛看着很远很远的地方。他不是在看瓦砾后头代表城市的石屎大厦群，他把眼睛随便放在一个什么地方，腾出脑袋去冥思苦想，说他正在思想不如说他正在呼吸，事实上他也没有想什么，只不过有几分像那著名的“思想者”雕塑一样专注，谁也明白那座雕刻仅仅是思想的象征罢了。他坐在这处很舒服，就一直坐下去。过了很久，赤膊的工人进了场，他退到旧屋檐下，腰弯得好像一把弓，两手握在膝盖之上，他坐着不动，把自己凝固在这一片残墙断瓦之中。谁也不曾想过这个名叫林勇的普通老人在这都市初始的当年，有过无人不晓的历史，人们不留意他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走了。太阳爬到顶峰，做工的人去吃饭歇息了，一个中年男人匆匆走来，他先是站在烈日下像一个竖起来的叹号，很安静的脸上毫无表情，这种有过经历的人很少会把自己的喜怒哀乐画在脸上。后来他感到自己正在被烈日蒸发就往后退，退入一片阴影里，继续看着空无一人的工地，太阳逼人，连风都是热的，阴影之下也如烤箱。他看了有30分钟甚至更长的时间才突然头也不回地离去就像他来的时候一样，这也是那个年代的人物许敖山。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14
第三章	32
第四章	45
第五章	61
第六章	74
第七章	90
第八章.....	107
第九章.....	134
第十章.....	145
第十一章.....	158
第十二章.....	170
第十三章.....	189
第十四章.....	200
第十五章.....	210
第十六章.....	221
第十七章.....	236

第十八章	250
第十九章	263
第二十章	275
第二十一章	292
第二十二章	302
第二十三章	323

第一章

最早的资料记载说这里界定于东周列国南虞时期，隶属南交，距今已经 2800 年历史了。秦时属南海郡番禺辖地。汉与三国时期属博罗县管辖。直至东晋成帝咸和六年（公元 3831 年）始建县，曰宝安，隶属东官郡。开皇十年（公元 590 年）废东官郡，宝安县改属南海县。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 757 年）宝安改称东莞县，属广州都督府，五代时属兴王府，宋时又属广州都督府至明神宗万历元年（公元 1573 年）分东莞县建新安县，辖地包括今天的香港、九龙和深圳，为广州治下。公元 1842 年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割让香港岛，1860 年签订了《北京条约》将九龙划了出去，1898 年又签订了《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将莲塘河、罗湖河（深圳河）以南、九龙界限街及附近岛屿租借给英国人。其间，新安县的疆土就仅相当于如今的深圳市了。民国三年（公元 1914 年）废新安县，复名宝安县。1979 年 3 月，改宝安县为深圳市。

1978 年末，深圳要改建为市的消息已经不胫而走，佛山、惠阳地区抽调了一批干部来到深圳，他们和当地的干部百姓一起胼手胝足筚路蓝缕，成为了这片土地的第一批拓荒者。省城念大学的许敖山毕业了，他听从母亲白文的意见，要求到深

圳。在省委工作的母亲说那是一个很有发展前途的地方，去吧，会大有作为的。敖山心里很明白那是父母流过血打过日本鬼子的家乡，父亲离休的打算就是回家乡，可他没等到这一天就撒手而去，已经不年轻的母亲总是希望圆一个父亲和她自己的梦。

原来决定留在省里的女同学林飞突然改变了留在省里的初衷，同学们都纷纷猜测她爱上了许敖山，暗恋许敖山的女同学有好几个，可作出决定去当时这样一个偏远地区的却没有一个，虽然说那里即将改为市，但它如何能和省城相比？谁也没有为了爱情冒这一个险。林飞刚刚二十出头，能歌善舞，一双眼睛很动人，温柔的时候似水，生气的时候似火，是水是火都让人着迷。好几个男同学都为她所动，有人悄悄给她塞了一封情书，她倒没有向学校告密，只是在那情书上头像领导一样批了一行字“不谈恋爱”。女同学们审问林飞：是否为了爱情？林飞瞪圆了眼睛，里头的温柔无影无踪，她很坚定地说绝对不是，的确她说的是真话，林飞的父亲半年前调到深圳，最近母亲、弟弟也去了。很忙很忙的父亲给自己最疼爱的女儿来过一个电话，女儿说放假的时候去探望父亲，问父亲需要什么？父亲说什么都不要只需要你这样的大学生，女儿想也没想就立即说毕业了我就来，父亲说这里很苦很苦，你怕不怕？女儿说从来就没有什么吓倒过自己。

林飞的确并不是为了许敖山才决定到深圳，可不知为什么被同学们如此这般一起哄，她的心会突然像被一根小小的针挑了挑，一种奇怪的颤动轻轻地开始了。她像往日温习功课，被什么干扰后捏了捏自己的手臂，然而那颤动却持续不去，她有点儿心虚。女同学问：不为许敖山，为什么？林飞好不容易恢复了往日的聪明机敏，细细的脖子一挺：“绝对不是。”

如今许敖山和林飞已经坐在开往边界小城飞驰的列车上。

许敖山从来没有到过那个小城，听母亲说过他很小的时候回过一趟家乡，虽然他已经没有一丝一毫的记忆，可不知为什么此时此刻他似乎被一种很迫切很奇怪的情绪包围，他对即将到达的小城一点也不感陌生，那是他熟识和喜爱的家，那里有他熟识的故事。他像多年没有回家乡的母亲一样想念与渴望它，这属于母亲的感情早已经潜移默化，在他的身上扎下了根。林飞正在看书，其实她一个字也不曾看进眼睛里。她不时偷看许敖山，那晚被女同学审问后就睡不着了，脑子里晃晃荡荡着许敖山，偷偷躲在被窝里想一个男人，而且想得很甜蜜，林飞可是第一次。

尽管事实上不知不觉爱上了一个男人，一个很值得爱的男人，可她仍然不愿意承认自己爱上了身边的许敖山，不过是一般的好朋友，对他有好感罢了。想着想着又问自己，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到底爱他什么？他在想什么？他喜欢我吗？他爱我吗？林飞自己答自己问，恋爱中的姑娘也不知道自己说的问的矛盾百出。

她合了书本，用那本书捅了捅许敖山：“你在想什么？”

“我的家乡就在那里，可我从来没有回过自己的家乡……现在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好像不是第一次回乡，很熟识似的。”

“我也是那里的人，爸爸和妈妈在那里工作了许多年，文革后才调到省里，我和哥哥都是在那里的人民医院出生，小时候就知道玩，记得家附近有一座碉堡，我们常常去玩。还有清水河，那水真清看得见河底的石头沙砾，我们最喜欢上那里游泳……”

“你为什么不留在省里？”

“你呢？”

“小时候听父母讲过很多故事，所以……”

“有什么故事？”

“抗日战争的时候，我母亲被日本人追捕，受了伤，在一户只有母子俩的老百姓家里躲了很久，母亲一直惦记着她们，原来在北方工作的时候写过很多信，可都让邮局退回来了，说是没有这一个地名，她一定要我亲自找到她的救命恩人。”

“我帮你！”

“你有什么办法？”

“不告诉你！这是我的秘密！”林飞笑着说。

“不告诉我，我不接受你的帮忙。”许敖山也笑了。

“……唔，好吧，我妈妈在邮电局工作。”

许敖山翻出地址人名放在林飞的手上，他们的手指不经意触碰了一下，林飞突然闪电般缩了手，纸片徐徐落下。许敖山愣了一刻，在学校里他们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林飞从来都不是羞涩畏缩的女孩子，她怎么了？他看了看她一片晕红的脸，不知怎的心里突然涌上一股温情，自己也不禁连忙低下了头，林飞的娇羞好像一场春雨打落在他的心里，有一颗很小却很有生命力的芽一下子拱了出来。

他本来就很欣赏这个极其聪明的女孩，如今已经不仅仅是欣赏这般简单了。他们不再说话，林飞抄完纸片，急忙拿起那本做样子的书。许敖山也别过脸，眼睛看着一晃而过的车窗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两人之间竖起了一堵如此透明的墙，一个指头可以轻轻捅破，只是谁捅破它呢？

雨来了风来了，车窗模模糊糊，一痕痕雨水像一只只手指在窗玻璃上划来划去，许敖山的记忆里永远留下了这一列模糊的车。

“旅客们、香港同胞们，前面就是终点站深圳了……”

他们挤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过一条昏暗的小过道，好不容易才走出了根本没有明显出入口的小小火车站。一出火车站就是和平路，和平路是一片低洼地，刚刚被大雨冲刷过的路一片黄水一片泥泞，急急淌过的浊水里漂满了乱七八糟的可乐罐、烂鞋、树枝以及石头瓦片。几辆破旧的解放牌汽车停靠在华侨旅行社的门前，车厢横挂着一条又皱又湿的大标语：欢迎你——深圳的开荒牛。

提着书籍行李的许敖山和林飞刚刚站稳，几十个黑瘦精干光着上身的单车佬一轰而上。抢头的瘦男人急迫地张开两扇粗糙的大手，一手抓行李一手指着前方，满嘴客家口音：“3毫纸！3毫纸！新园！新园！”

林飞呵呵直笑：“3毛钱去新园！怎么知道我们去新园？”

“不是香港就是新园，一看就知道你们不是吃咸水的……不去新园去哪里？坐我们车的都是去新园的。”

“不，我直接去建材局……”

“好好好……”

“你知道路吗？”

“知道知道，就在人民路工业局里面，不知道的人不好找，上车吧……我知道，离新园没有两步路。”

许敖山和林飞各自坐一部车，另外的一部车捆上了他们的两三件行李。

车子载着他们急急划破水面，车轮溅起了大片泥水，像生出了两片黄色的翼。老掉牙的破车子在凹凸不平的路上一会颠一会晃，吱吱呀呀响声不断，有好几次林飞差点从歪歪扭扭的架上掉下来。

许敖山一声不吭看着这一片泥泞。

车子渐渐赶上了一群弓着腰无声无息地被驱赶着向前走的人，一个接一个疲惫不堪，光着的脚被绳索捆着连成一串，有的肩膀处血迹斑斑，有的瘸了一条腿，有的两只裤腿都被什么扯得烂成一条一条。他们的身上看不到一块完好的布，粘着污黑血迹和泥浆的布条条像一面面烂旗在风中瑟瑟发抖，柴梗一样的腿支撑着一副让人寒心的瘦骨。他们的后面跟着一条高大威武伸出血红舌头的吓人狼狗，狼狗的旁边有一个荷枪实弹的兵。车子经过他们身边的时候，有几个抬起头睁大了浑浊如泥水的麻木眼睛。

许敖山的车子刹那间就要过去了，一个看上去只有十六七岁的少年突然向许敖山他们伸出一只发抖的手：

“九叔……烟……”

车夫看也不看就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根烟扔了出去；

“光头仔，第几次？”

光头仔咧嘴一笑，伸出二根指头。

林飞心里很疑惑，悄声问：“他们是干什么的？”

车夫嘿嘿笑了：“你不知道吗？‘督卒’，你们叫偷渡……”

“这么多！”

“是呀，今天算少了，这条路天天都几十个……文锦渡那里就更多了，英界押过来的，天天都两三车人，淹死摔死的就不算了……”

“那么危险还要去？”

“没办法才‘督卒’的……一个工分才几分钱，吃泥嗑壁？人家那边最少也有两碗饭吃……”

“你呢？”

“嘿嘿……督三次了，有一次督过去了，叫叽嘎兵抓到了，抓到了也好，吃了一大碗饱饭……”

许敖山情不自禁一直往后头看，看着那群绝望的人，那些深而重的脚印连成一线插在泥浆里，很长很长像一个镌刻在坎坷大地的惊叹号……

刚成立不久的建材局只有一间 10 平米的办公室，屋子里密密麻麻摆着八九张参差不齐各式各样的旧办公桌，屋子的 3 个角又挤入了 3 张桌子，里头的人要往外走就难了，得先让一个个坐着的人站起，才能从别人的屁股后头挤出去。最里头的桌子前有个埋着头神情极其严肃的人，他一面翻资料一面填一大叠表格。另外的几张办公桌都围了好伙人，有的坐有的站，你一言我一句，脸红耳赤各说各的，水泄不通的屋子恰似沙丁鱼罐头。

办公室里什么设备都没有，只有一把很残旧的老式吊扇在人们的脑壳上摇摇晃晃，显然是电力不足，扇叶摇摇欲坠好像要掉下来一样，可是谁也听不见它那咬牙般的唧唧声，人们的吵嚷早已盖过了一切。

忙忙碌碌的人艰难地在办公桌之间挤进挤出，许敖山提个大旅行袋好不容易才挤入这闹哄哄的小房间。

一个脸庞黑红，三条抬头纹深深嵌在额头的农民挤来挤去想挤到开票的后头，可谁也不抬起身体，让他走这个后门。他扬起手里一张皱巴巴的单据，气哼哼地站在两张桌子之间，突然大声吼叫：“喂！你们共产党说话算数不算数？”

那位和水运社催交罚款姑娘针锋相对的老陈吓了一跳：“什么事？”

“我让地给你们的时候说明的，优先给砖我盖房子，九个月去了，砖砖砖！我要砖！可一块砖也没有！”那张纸片被他愤怒地扬起。

然而那水运社的姑，不让农民钻自己的空子，她寸步不让逼老陈认罚，她的声音又尖又高：“你们要不交，可以，以后你们的货一律不上船。”

“到底罚我们多少单款？”老陈塌下了一个很古怪的笑脸。

“喂！你们骗我！你们翻转猪肚就是屎！”农民的半个身子已经碰翻了陈业务的水杯，拳头也握了起来。

陈业务吓了一跳，赶紧把水运姑娘的几张单子递到另一张桌子：“看看多少罚款，交就交吧。”话没完他的脸已经转向农民“阿伯……你的情况，我们知道……”

“砖！我只要砖。”农民看到一线希望立即软了，他伸直了身体眨巴着眼睛，摊大两只厚实的手，嗓门很大地说自己如何好心让出原来的土房子给你们共产党搞建设；他不是坏人，多少多少年前他的家给你们东江纵队的人当过联络站；他什么也不要，只要砖，还是你们的谁谁谁说过给他的，你们说话要算话，说话不算话，谁还信你们？

又一个五六十岁戴了一顶凉帽的大娘挤到老陈身边，凉帽碰到了农民的脸，不等农民发怒就说：“给我300块砖。”

“砖！我的砖。”那唇干舌燥的农民汉子以更大的声音盖了过去，用肩膀顶着大娘的脸。

“旧年打灶借了人家300砖，今年人家要我，给我300吧，300……”大娘着急的额门上鼓满了一颗颗大汗珠，有的摇摇欲坠，有的落在农民的手上。

农民汉子再一次使劲拱了拱肩膀，整个人向前挪，把矮小的大娘挡了。大娘嘟囔着骂了一句什么，农民汉子咧开大嘴吐出一串骂人的话，两人挺直脖子各不相让像斗鸡一样。

老陈赶紧伸长脖子和开票的嘀咕了几句后对农民汉子叫道：“先给你9000……不过你不能说我们翻转猪肚就是屎了，

实在……”

农民哈着腰接过单子还没离去，大娘已经挤到老陈的跟前……

办公室里唯一的窗户已经失去了通风透气的功能，它就像医院里排队挂号的地方。窗户里头坐了个大汗淋漓的麻脸男人，他握笔的手一刻不停地开发票，汗水已经蓄满了他脸上的每一颗小麻子，他顾不上擦一擦。可是那团聚在窗外闹哄哄的人，十足一个树上挂着的轰轰作响的马蜂窝，靠近窗子的人把窗玻璃敲得咣当响，后面的人不时生气地大声叫嚷“快点！快点！”

几个紧贴窗子的人，双手同时抓住窗户的铁枝，这张嘴闭了那张嘴又说。

“水泥！水泥3吨！不行，2吨不行……老黄啊老黄，你是了解我们厂的。”

“沙，有多少？能给我们多少我们要多少！”

“黄科长，你不要这样嘛！我们发票都带来了……不要让我白跑！”

“黄麻子！你到底给不给？”

“老黄啊老黄！我们厂长说了，最后一批红砖，真的，最后一批，以后不要了……”

在窗子这头的人像聋子一样，头也不抬，谁也不看，说他好说他歹都不知道似的。

提着行李的许敖山根本挤不进办公室，只好把行李放在墙角，把介绍信掏出来，说要找负责人事的。有人头也不抬指了指那个埋头开票的人。

许敖山费了九牛二虎的劲才挤到那个满头汗的人旁边，站了10多分钟，那人仍无暇顾及他。当那人拿起自己早已喝光

的水杯才发现没有水了，他放下杯子又继续开票。许敖山伸出手拿起办公桌中央的暖水壶往他的杯子倒满了开水。

他感激地向许敖山点了点头：“什么事？”

“我来报到……”许敖山把自己的介绍信掏出来。

“太好了！太好了！我们最缺的是人！”那人一边写发票一边说。

他接过许敖山的介绍信看了没有两行就大声叫到：“好极了！你就是我们要来的大学生！懂英文吗？”

“学过，但是……”

“好！来得好！局长正在洽谈办谈一个大项目，很大的项目，和鬼佬谈的，真是鸡和鸭讲，局里没有一个懂英文的。你来得真好，今天上班，工资从这个月算起，在新园招待所吃饭，招待所没床位了，住的事，放心，我老黄会解决的，我们给局长报个信。”说着老黄站起拉了许敖山往外挤“小许，我们很艰苦，你看看这里乱七八糟的，我的耳朵怕是给吵聋了；什么都没有，连这办公室也是借工业局的，电话也没有；走，我们去隔壁借电话打。”

浑身湿透的老黄顾不得擦一擦满脸的汗，大步走到了隔壁办公室，抓起角落里的手摇电话嘎嘎嘎地使劲摇。

“高局长，来了一个会英文的大学生……好……好……”

老黄放了电话就说：“局长让你马上去！他要你马上看材料，准备参加明天的谈判，你刚来，不熟悉路……怎么办？谁带你去呢？局里连局长10多人，4个谈判。1个去了水泥厂。1个去了省里要指标；2个去了外地跑车皮；剩下的你都看见了，我应该领你去的，可现在，唉，没有人啊！”

“我自己找吧……”

老黄这时才突然想起什么礼节，伸出汗津津的双手，把许